

762885-89

梅堯臣集編年校注



docsriver 文川网
古籍书城
入驻商家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〔宋〕梅堯臣 著
朱東潤編年校注

梅堯臣集編年校注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十五

慶曆五年乙酉（一〇四五），堯臣年四十四歲。六月赴許昌簽書判官任。

這一年春夏間，他在汴京呆着，直到六月二十一日，纔從汴京出發，應資政殿學士、尚書禮部侍郎、知許州王舉正的辟命，前往許昌，擔任簽書許昌忠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的任務。舉正是一位忠厚老實的人物，有一定的正義感，但是又有一些懦弱，在政潮激盪中，站在兩不介入的地位，因此堯臣在許州暫時安下身來。但是他並沒有放下詩歌這一鬪爭的武器。他的答裴送序意、夢登河漢、日蝕等篇，都是很好的證明。從私人情感講，他和范仲淹的關係，並沒有因目標的一致而得到好轉：諭烏、靈烏後賦，對於仲淹的措置不當，都加以率直的揭露。

是年作品原編宛陵文集卷十一、卷二十四、卷二十五、卷二十六、卷六十。

元夕同次道中道平叔如晦賦詩得閑字見宛陵文集卷十一。下同。

金輿在閭闔，簫吹滿人寰，九陌行如畫，千門夜不關。星通河漢上，珠亂里閭間，誰與聯輕騎，宵長月正閑。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【注】宋中道當是次道昆弟。韓維南陽集有寶奎殿前花樹子去年與宋中道同賦今復答宋詩一首。李壁王荆公詩注，送宋中道通判洛州題下注云：「中道，參政綬之季子。」胥平叔疑是胥元衡字。宋史胥偃傳：「胥偃字安道，潭州長沙人。歐陽修始見偃，偃愛其文，召置門下，妻以女。……子元衡，有學行，能自立，爲尙書都官員外郎，并其子茂謏，咸早卒。偃妻，直史館刁約之妹，與元衡婦韓茂謏婦謝皆寡居丹陽，閨門有法，江淮人至今稱之。」

【補注】胥元衡字平叔，嘉祐二年（一〇五七）進士，三遷爲尙書都官員外郎。見曾鞏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。裴煜字如晦，慶曆六年（一〇四六）省元，治平中，以開封府提刑知蘇州，入判三司都磨勘司。見宋詩紀事。

正月十五夜出迴

不出只愁感，出遊將自寬，貴賤依儔匹，心復殊不歡。漸老情易厭，欲之意先闌，却還見兒女，不語鼻辛酸。去年與母出，學母施朱丹，今母歸下泉，垢面衣少完。念爾各尙幼，藏淚不忍看，推燈向壁臥，肺腑百憂攢。

同次道遊相國寺買得翠玉罌一枚

古寺老柏下，叟貨翠玉罌，獸足面以立，爪腹肩而平，虛能一勺容，色與藍水并。我獨何爲者，忽見目以驚，家無半鍾畜，不吝百金輕。都人莫識寶，白日雙眼盲。

【注】歐陽修歸田錄：余家有一玉罌，形製甚古而精巧，始得之梅聖俞，以爲碧玉。在潁州時，嘗以示僚屬。坐有

兵馬鈐轄鄧保吉者，真宗朝老內臣也，識之，曰：「此寶器也，謂之翡翠。」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，庫中有翡翠盞一隻，所以識也。

送惠勤上人

遽告我行何所之，東南爾土爾自知，山水佛事不暇說，去何速兮來何爲。公卿貴人見爾喜，爲爾買屋丐爾資，王城幸可樂歲月，野鶴終是思陂池。去去雲霞不容侶，却應來此如前時。

【校】〔丐爾資〕萬曆本作「丐」，宋犖本作「勾」。

【注】歐陽修有送惠勤歸餘杭詩，或卽惠勤。蘇軾詩施注：東坡通守錢塘，見歐陽公於汝陰而南。公曰：「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，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，子閒于民事，求人于湖山間而不可得，則往從勤乎。」咸淳臨安志：惠勤，餘杭人。

聞賣韭黃蓼甲

百物凍未活，初逢賣菜人，乃知糞土暖，能發萌芽春。柔美已先薦，陽和非不均，芹根守天性，憔悴澗之濱。

【注】廣羣芳譜：「蓼花有青蓼、香蓼、紫蓼、赤蓼、馬蓼、水蓼、木蓼。人所堪食者三種：青蓼、紫蓼、香蓼。古人用蓼

和羹，後世飲食不復用。」

董著作嘗爲參謀歸話西事

子說頗驍勇，築城收漢疆，提兵無百騎，偷路執生羌。大將罪專輒，舉軍皆感傷，歸來出萬死，羸馬亦摧藏。

【補注】此詩言劉滬築水洛城事。歐集奏議卷九有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，題慶曆四年。宋史尹洙傳記尹洙「以右司諫知渭州，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，會鄭戩爲陝西四路都總管，遣劉滬、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、渭援兵。洙以爲前此屢困於賊者，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，今又益城，不可，奏罷之。時戩已解四路而奏滬等督役如故。洙不平，遣人再召滬不至，命張忠往代之，又不受。於是諭狄青、械滬、士廉下吏。戩論奏不已，卒徙洙慶州而城水洛。」水洛城在今甘肅莊浪縣東南陽三、水洛二川之間。尹洙爲堯臣至友，而堯臣持論如此，正見到他是不阿所好的。

戲寄師厚生女

生男衆所喜，生女衆所醜，生男走四鄰，生女各張口。男大守詩書，女大逐雞狗，何時某氏郎，堂上拜媪叟。

薛中舍宰聞喜

秦人宦於秦，百事順耳目，山川我已疎，風物子所熟。維美行邁時，親賓祖車轂，空將離別心，欲出無僮僕。

郭之美忽過云往河北謁歐陽永叔沈子山見宛陵文集卷二十四。下同。

春風無行迹，似與草木期，高低新萌芽，閉戶我未知。忽聞人扣門，手把蟠桃枝，問我此蟠桃，緣何結子遲。但笑不復答，問者當自推。振衣向河朔，河朔人偉奇，以茲不答意，遲子北歸時。

【注】蔡忠惠集尙書屯田員外郎郭公墓誌銘：「郭君諱之美，字君錫，世居廬陵，景祐元年（一〇三四）年十八，與其父同日登第。仁宗皇帝臨軒，賞其爽異，爲改今名。」宋史藝文志有郭之美羅山記一卷。沈邈字子山，信州弋陽人，嘗爲河北轉運使，宋史有傳。

【補注】慶曆四年（一〇四四）八月，歐陽修爲河北都轉運按察使，見長編卷一五一。五年（一〇四五）八月降知制誥、知滁州，見同書卷一五七。此詩言「春風無行迹」，當爲慶曆五年詩。歐集卷二有讀蟠桃詩寄子美，題慶曆五年。

附：讀蟠桃詩寄子美

永叔

韓孟於文詞，兩雄力相當，偶以怪自戲，作詩驚有唐。篇章綴談笑，雷電擊幽荒，衆鳥誰敢和，鳴鳳呼其凰。孟窮苦纍纍，韓富浩穰穰，窮者啄其精，富者爛文章。發生一爲宮，拏斂一爲商，二律雖不同，合奏乃鏘鏘。天之產奇怪，希世不可常，寂寥二百年，至寶埋無光。郊死不爲島，聖俞發其藏，患世愈不出，孤吟夜號霜。霜寒入毛骨，清響哀愈長，玉山禾難熟，終歲苦饑腸。我不能飽之，更欲不自量，引吭和其音，力盡猶勉強。嗟我於韓徒，足未及其牆，而子得孟骨，英靈空北邙。誠知非所敵，但欲繼前芳。近者蟠桃詩，有傳來北方，發我衰病思，藹如得春陽。欣然便欲和，洗硯坐中堂，筆墨不能下，怳怳若有亡。老雞觜爪硬，未易犯其場，不戰輒自却，雖奔未甘降。更欲呼子美，子美隔濤江，其人雖憔悴，其志獨昂昂。氣力誠尙對，勝敗可交相，安得二子接，揮鋒兩交鏖。我亦願助勇，鼓旗譟其旁。快哉夫子樂，一醵宜百觴，乖離難會合，此志何由償。

【校】此詩附宛陵文集卷二十四，今附於此。梅集諸本有不同者附記於後，不更校歐集，他仿此。

孫司諫知鄧州〔原注〕甫。

南陽漢名都，其俗尙敦樸，亡徒頃爲盜，刺史安與角。田野遂焦熬，蒿萊思沃濯，茲雖得甘露，向已苦風雹。更張固所重，下令未宜數，且觀道傍碑，文字今已剝。

【注】宋史：孫甫字之翰，許州陽翟人，嘗以右司諫出知鄧州。

【補注】慶曆五年（一〇四五）正月，右正言、秘閣校理孫甫爲右司諫，知鄧州，見長編卷一五四。

史尉還烏程〔原注〕宏。

與君去年別，君來竟悲喜，乘馬夜訪君，備陳昔行李。五月辭吳中，六月渡楊子，七月行喪妻，是月子又死。買棺無橐金，助貸賴知己，嬌兒晝夜啼，幼女飲食止。行路况炎蒸，悲哀滿心耳，青銅不忍照，憔悴鄰於鬼。八月至都下，少長疾未已，一婢復嗑然，老媪幾不起。君門日預朝，僕乘貧可恥，十月補王畿，受代隔歲紀。閉門陋巷中，悶默閱書史，初聞君至之，如見湖山美。今聞君復還，爲我謝雲水，故交儻相問，懷抱今如此。豈乏南飛雁，豈無東下鯉，自同嵇康懶，作書愁把紙。

【校】〔嗑然〕諸本皆作「嗑」。夏敬觀云：「嗑當爲溘訛。」

【補注】嬌兒卽梅增，小字秀叔；幼女，後嫁太廟齋郎河東薛通。「十月補王畿」，指簽署許昌忠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，許昌在近畿，故言「補王畿」。雖經發表，但前任尙未滿期，待至慶曆五年方能交代，故云：「受代隔歲紀。」

薛九宅觀雕狐圖

蜀中處士李懷袞，手畫皂雕擒赤狐，猛爪入頰齧迸血，短尾獨使窮蹄鋪。雕爭怒力狐爭死，二物形意無纖殊，一禽一獸固已別，硬羽軟毛非筆模。入君此室見此圖，如在原野從馳驅。

【注】宛陵文集二十五卷（本書十五卷）有薛九公期請賦山水字詩，五十六卷（本書二十八卷）有送薛公期比部歸絳州展墓詩。歐陽修亦有送薛公期歸絳詩，六一題跋有題薛公期畫一則。又與薛公期書柬十數通，當是薛簡肅公子姪。

寄汝上

大第未嘗身一至，人猜巧宦我應非，彈冠不讀先賢傳，說劍休更短後衣。瘦馬青袍三十載，故人朱轂幾多違，功名富貴無能取，亂石清泉自憶歸。

蕭著作宰豐城

王都二月花正開，社雨作陰迎燕子，人先春色向江南，江南春色歸春水。拍岸綠波生荻芽，晨羞聊可助甘旨，縣涂爲政子所諳，不敢贈言言日鄙。

【校】〔日鄙〕萬曆本作「日鄙」，正統本、宋犖本作「且鄙」。

董安員外之信州鉛山簿

古岸綠蒲老，春帆逆水輕，烹鮮聊以芼，泝險復兼程。可用茲時樂，無將遠道驚，曾爲江上客，因贈北行人。

【校】〔行人〕諸本皆同。夏敬觀云：「行人當爲人行。」

弟得臣殿丞簽判越州〔原注〕前爲山陰宰。

再爲會稽行，聊問會稽美，禹穴遷所探，秦望斯所紀，年代已浸深，書碑必亡矣。剡溪有樵風，其事恐非是，買臣千載後，得無負薪子。黃庭昔換鵝，道士儻不死，行當訪其真，願以鵝報爾。慎勿笑我癡，萬事難可擬，摘筍復盈檐，緡魚新出水，此又食之珍，因書悉條理。

【校】〔秦望〕萬曆本作「秦望」，正統本、宋犖本作「秦望」。○〔年代〕萬曆本、康熙本作「年代」，宋犖本作「年深」。○〔盈檐〕諸本皆作「檐」。夏敬觀云：「檐當爲擔誤。」

【注】緡魚，詩召南：其鈞維何，其絲維緡。

【補注】據梅氏宗譜，得臣爲梅詢第三子，爲太子中舍，陞殿中丞，遷知山陰縣，復判越州。譜又言得臣生於淳化二年辛卯（九九一），計當長於堯臣十一歲，殆不可信。

李舍人淮南提刑

啄木欲除蠹，蠹去樹亦撓，何須食微蟲，爾腹豈不飽。天下本無事，自爲庸人擾，君實知古深，終慙用傾巧。

【校】〔庸人擾〕萬曆本、康熙本作「擾」，宋犛本作「攪」。

【注】此李舍人當是李定，卽不得與蘇子美奏邸宴會者也。

吳殿丞代州通判

舉才不避勢，必也知其長，王官誠濟濟，豈得佐邊疆。代郡實雄要，昔已選帥良，功名乃欲取，叱馭登太行。

【校】〔避勢〕萬曆本、康熙本作「勢」，宋犛本作「世」。

和人喜雨

仲冬至仲春，陰隔久不雨，耕農將失時，萌穎未出土。帝心實焦勞，日夜不安處，禱祠煩駿奔，肸饗杳無補。帝時降金輿，徧款靈真宇，百姓知帝勤，變愁爲鼓舞。和氣能致祥，是日

雲蔽午，夕風不鳴條，甘潤忽周普。已見堯爲君，安問誰爲輔。

【補注】是時章得象、賈昌朝、陳執中爲相，皆不得人望，末句深致不滿。

胥員外之復州景陵尉

城隅漢水闊，正足槎頭編，采苻兼登俎，施眾不貴錢。江帆風勢美，竹屋雨聲連，必有蒼苔碣，留爲好事傳。

【補注】景陵，今湖北天門縣。

李審言歸鄭州

嘗從京索間，躍馬望春山，氣象歸王國，丘陵接漢關。長榆啼鳥亂，細草牧陂閒，老厭行涂路，因歌送子還。

【補注】李審言，名復圭，徐州豐人，官至集賢殿修撰、知荆南卒。宋史附其祖李若谷傳。時其父李淑知鄭州，故

詩言歸鄭。

李舍人見過

春泥無處所，窮巷少人行，忽枉青絲騎，曾非白面生。笑言聊與適，雞黍未嘗烹，莫歎余貧甚，吾儕業本清。

【補注】李舍人卽李定。

春鶻謠

春巢纍纍，衆鳥哺兒，衆鳥不出巢，羣雛嗷嗷腹甚饑。不出巢，其謂何，上有蒼鶻窺其窠。問鶻何仇，鶻不我顧。我巢有雛，開口待哺。一日不擊，巢雛不食。爾憂爾雛，衆鳥號呼又可吁。

【校】〔窺其窠〕萬曆本作「窠」，宋犖本作「巢」。○〔又可吁〕萬曆本、康熙本有「吁」字，宋犖本無。

來夢

忽來夢我，于水之左，不語而坐。忽來夢余，于山之隅，不語而居。水果水乎，不見其逝。山果山乎，不見其途。爾果爾乎，不見其徂。覺而無物，泣涕漣如，是歟非歟。

汴之水三章送淮南提刑李舍人

汴之水，分于河，黃流濁濁激春波。昨日初觀水東下，千人走喜兮萬人歌。歌謂何？大船來兮小船過，百貨將集玉都那，君則揚舲兮以紕刑科。

【校】〔玉都〕諸本皆作「玉」。夏敬觀云：「玉當爲王誤。」

汴之水，入于泗，黃流清淮爲一致。上牽下櫓日夜來，千人同濟兮萬人利。利何謂？國之漕，商之貨，實所寄。

我送行舟，于水之次，春風吹兩旗，君作天王使。罟客自求魚，清江莫相避。

【校】〔兩旗〕正統本、萬曆本、康熙本作「兩」，宋犛本作「雨」。○此詩諸本皆不分章。冒廣生謂三章當作二。然以詩三百篇考之。何彼穠矣三章，首章、次章皆以「何彼穠矣」發章，卒章則言「其釣維何，維絲伊緝，齊侯之子，平王之孫」。燕燕四章，首章、次章、三章皆以「燕燕于飛」發章，卒章則言「仲氏任只，其心塞淵，終溫且惠，淑慎其身，先君之思，以勗寡人。」古詩發章，原不必一致，今仍作三章。冒說未詳。

宋次道一百五日往鄭拜墓

去不避風雨，泣望松柏門，颯然風悲響，如感泉下魂。沃醑向墳土，空濕陳草根，人歸夜月冷，石馬在九原。

孫太祝亳州簽判

微風起船尾，雨氣生日脚，不愁春路泥，正泛春波樂。順去疾鳥飛，問程殊我度，才名留守家，更入尙書幙。

寄靈隱通教僧

奇山若洗青，草木生石上，根萌不可窮，條蔓自增王。其陰有高僧，日食惟一盞，世人久已疎，猿鳥應相向。

李少傅鄭圃佚老亭

莊生述天理，老固當念佚，舉世用自勞，誰能以爲必。我公謝鼎司，嗣子都華秩，代言輟帝右，作藩輔王室。承顏向茲地，園宇樂永日，佳樹發已繁，脩竹移未密。春禽時弄吭，清景付吟筆，朱金待金構，榮美安與匹。

【校】〔朱金待金構〕諸本皆同。夏敬觀云：「兩金字疑有一誤。」

【注】當是李若谷，已詳前宛陵文集十六卷（本書二十二卷）李康靖夫人挽詞題下。鄭圃者，鄭州之圃也。宋祁有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李少傅逸老亭詩。

【補注】李若谷字子淵，徐州豐人，以太子少傅致仕，卒年八十，贈太子太傅，諡康靖。嗣子李淑，翰林學士，改給事中，知鄭州。詩言「代言輟帝右，作藩輔王室」指此。若谷退居鄭州，淑知鄭州，故言「承顏向茲地」。若谷止有一子，詩言「嗣子都華秩」，未詳，疑并淑子壽朋、復圭二人言。諸人皆見宋史李若谷傳。

令狐秘丞守彭州〔原注〕挺。

前時草草別，渺漫二十年，從宦各所適，非爲道路偏。今始一相遇，言愧少壯前。子有萬里翮，尙不飛雲煙，而復走隴蜀，欲以條教宣。將西過危棧，葉暗聞杜鵑，未知爲郡樂，預已抱愁煎。再來與子辭，當去復留連，且念前期遠，歲月實易遷。

【注】宋詩紀事引墨客揮犀所載令狐挺詩一首，其人無考。

依韻和李舍人旅中寒食感事

一百五日風雨急，斜飄細濕春郊衣，梨花半殘意思少，客子漸老尋游非。戢戢車徒九門盛，寥寥煙火萬家微，今朝甘自居窮巷，無限壩間得醉歸。

依韻和張應之見贈

京洛多游好，相與歲月深，雖同執一籥，吹曲各異音。自微衆音響，安感萬物心，我窮子來言，慷慨發長吟。

哭尹子漸〔原注〕其弟師魯守潞。

故人河內守，昨日報已亡，同氣泣上黨，悲風生太行。曩爲衆所惜，今復人共傷，阮籍本眞率，感慨壽不長。

〔注〕歐集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云：「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。」

〔補注〕是年尹洙知潞州，宋時潞州亦稱上黨郡，後改隆德府，見宋史地理志。

次道約食後同敏叔中道平叔如晦詣景德浴以風埃遂止

昔思春服成，浴乎沂水上，仲尼亦所志，語此雖未向。子今當是時，有意同我尙，已邀二三友，欲往期畢餉。倏然風滿途，塵土阻清曠，安得一振衣，徒希舞雩唱。

陳經秘校之信州幕

東吳海物錯，南楚江味多，家吳而宦彼，風土去幾何。既得風土樂，可贊政治和，歸來識香草，爲綴楚人歌。

【注】陳經，見宋史賈黯傳：「御史中丞王疇與其屬陳經、呂誨、傅堯俞，諫官司馬光、龔鼎臣、王陶，皆言黯剛愎自任。」歐陽修有送陳經秀才序。范仲淹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：沈嚴字仲寬，女長適前進士陳經。

朱武太博通判常州兼寄胡武平

昔我陽夏公，嘗茲同郡治，政餘作東園，草木尙有意，豈不務安養，斯民歌樂易。是時有賢才，鄉舉堪皇器，今方居家廬，試質當時事。願君思前人，文雅庶未墜。

【校】〔通判〕正統本、萬曆本、康熙本作「通判」，宋犖本脫「判」字。

【補注】陽夏公指謝絳，嘗爲常州通判，封陽夏縣開國男。胡武平卽胡宿，常州人，時以母喪自湖州罷歸守制。

師厚云蝨古未有詩邀予賦之

貧衣弊易垢，易垢少蝨難，羣處裳帶中，旅升裘領端。藏跡詎可索，食血以自安，人世猶俯

仰，爾生何足觀。

依韻和中道寶相花

嘉卉得所託，植君之寢陽，開榮同此春，淡豔自生光。不爲露益色，不爲風盡香，節換葉已密，尙可見餘芳。

擬陶體三首

手問足

共生一體中，出處常相并，所動輒有跡，何不擇地行。履舄雖可蔽，步武豈無聲，嘗思汝爲玉，請別見直誠。

足答手

上下各有分，同質實異支，要用固爾先，當念扶我危。我別爾獨安，何以幸華夷，且願縮袖間，操執自有時。

目釋

我居元首間，分並日月光，左右各照曜，盲一豈相妨，尙恐有所醫，獨見不能強。嗟爾手與足，何爲欲競傷，捉馳自有職，勿使心悲涼。

贈葉山人

傾珍奉賓客，傲物去珥貂，貴來不以屈，飲酒且逍遙。黃金百鎰盡，左右無纖腰，但存丹砂術，有道在一瓢。

【校】〔去珥貂〕萬曆本、康熙本作「去」，宋犖本作「云」。

李廷臣通判蔡州

夾路青青草，隨君去未休，亦將離思遠，還共翠心抽。細藉車輪穩，薰牽野蔓柔，王孫歸不久，冉冉莫經秋。

【注】李廷臣，「臣」當爲「老」訛。宛陵文集二十六卷（本書十五卷）有李廷老自蔡州見訪云明日使歸鄭一題。

【補注】李廷臣，「臣」爲「老」訛，「廷」又爲「延」訛。李廷臣當卽李延老。李若谷字子淵，徐州豐人，時以太子少傅

致仕，居鄭州。若谷子淑，字獻臣，時知鄭州。淑子二人，壽朋字延老，復圭字審言，皆與堯臣友好。

朱 櫻

明珠摘木末，紅露貯金盤，始見侍臣賜，已爲黃雀殘。味兼羊酪美，食厭楚梅酸，苑囿東周盛，纍纍映葉丹。

【校】〔黃雀〕廣羣芳譜引作「黃鳥」。

悼子〔原注〕小名十。

舟行次符離，我子死阿十，臨之但驚迷，至傷反無泣。歎定始懷念，內若湯火集。前時喪爾母，追恨尙無及，邇來朝哭妻，淚落襟袖濕。又復夜哭子，痛併肝腸入，吾將仰問天，此理豈所執。我惟兩男子，奪一何太急，春鳥獨蔓延，哺巢首戢戢。

【注】歐陽修梅聖俞墓誌銘，聖俞子五人，增、墀、垌、龜兒，一早卒，當卽十。謝氏所生二子，一爲秀叔，當是增小名，一爲十，以早卒未命名也。宛陵文集卷二十七（本書十六卷）有秀叔頭蝨，亦悼亡後作。

懷 悲

白爾歸我家，未嘗厭貧窶，夜縫每至子，朝飯輒過午。十日九食齋，一日儻有脯，東西十八年，相與同甘苦。本期百歲恩，豈料一夕去，尙念臨終時，拊我不能語。此身今雖存，竟當共爲土。

和中道雨樹

一旬苟不雨，萬木昏蒼蒼，朝見洗林葉，動搖生輝光。晚逢開疏陰，枝上漏微陽，翠色固以好，安得無秋霜。

永叔寄詩八首并祭子漸文一首因采八詩之意警以爲答

昔聞退之與東野，相與結交賤微時，孟不改貧韓漸貴，二人情契都不移。韓無驕矜孟無覲，直以道義爲已知，我今與子亦似此，子亦不愧前人爲。北都健兒昨日至，扣門乃得所遺詩，上言病中初有寄，下言我詠蟠桃枝。盛衰開落感殘杏，暮春無事羨游絲，班班鳩鳴忽懷念，一掃十幅無閒辭。洛川花圖多品目，鬪新爭巧始可疑，讀書又憶石夫子，似蠶作繭誠有之。鎮陽歸夢北潭北，吟此八章誰謂癡，最後有文弔尹子，壽夭難問信所悲。共書大軸許傳玩，一日百展曾忘疲，報君亦欲齋滿軸，恐費紙墨令人嗤。

【校】〔警以爲答〕諸本皆作「警」。夏敬觀云：「警疑當作敬。」

【補注】據歐陽修年譜，慶曆五年春，真定帥田況移秦州，公權府事者三月。真定府舊稱鎮州，詩言「鎮陽歸夢」，指此。歐集卷四十九，有祭尹子漸文，題慶曆五年。

黃敏復尉新城

新城接桐廬，山茗久所利，江東亡命兒，販不畏黥劓。堂上千金子，捕以操兇器，恐非吾徒爲，勇少乃可避。

【注】黃敏，隆慶普城人，黃裳之孫。

【補注】黃裳，隆慶普城人，乾道五年（一一六九）進士，子瑾，太常寺丞兼刑部郎官；孫子敏，刑部郎官，與黃敏復無涉。夏注未詳。

寄永叔

夏日永以靜，渴鳥方在枝，張口不能言，翕翕兩翅披。庭中有井泉，井深無綆縻，欲汲假其鄰，鄰且非我知。鴻鷗矯河上，比爾得所宜，得宜豈不樂，胡然我念之。

丞相二章

丞相之拜，冠弁旅至，乘馬載驅，如彼鉅瀦。有鴈有鶩，有龜有魚，烝然來萃，翔泳嘯呼。丞相之去，乃還印綬，乃飭車輪，如彼涸津。時靡翔羽，時靡游鱗，寂兮寂兮，豈有嘉賓。

【注】此詩爲呂夷簡作，夷簡於慶曆三年（一〇四三）致仕。

【補注】此詩爲杜衍作。衍以慶曆四年（一〇四四）九月自檢校太傅，依前行吏部侍郎加同平章事兼樞密使、集賢殿大學士。慶曆五年（一〇四五）正月罷爲尙書知兗州。制辭云：「自居鼎輔，靡協巖瞻，頗彰朋比之風，難處咨謀之地。顧羣議之莫遏，豈舊勞之敢私。」見長編卷一五四。杜衍入相，在范仲淹、富弼外放以後，形勢已經孤立，十一月蘇舜欽等被黜，更給他一次沉重的打擊。到了慶曆五年正月，終於受到罷免，制詞爲學士承旨丁度所作，深文巧詆，更見到封建統治階級作風的惡劣。堯臣於杜衍，有知己之感，集中所載往來之詩，歷歷可指，此詩當爲杜衍而作。呂夷簡與梅詢有舊，但與堯臣關係不深。景祐三年（一〇三六）以後，堯臣對於夷簡，無形中成爲對立。且夷簡之罷在慶曆三年，此詩作於慶曆五年，與夷簡亦無涉。夏注指詩爲夷簡而作，未詳。

閔讒狡

矯有讒狡，讒以戕類，狡以媚其貴，謂不騫不墜。謂人莫爾制，而死制之，誰謂無鬼，孰制之死。

彼狡之將死，若有以見，既見既惡之，引袂蒙面。謂人莫爾辨，而自辨之，誰謂無鬼，孰俾之譴。

【校】此詩萬曆本不分章，宋犖本分章，從宋犖本。題下宋犖本有「二章」兩字。

【補注】此詩爲政治鬭爭中的一首諷刺詩。長編卷一五四言：「蔡襄、孫甫之乞出也，事下中書。甫本（杜）衍所舉用，於是中書共爲奏言，諫院今闕人，乞且留甫等供職。既奏，上領之。衍退歸，即召吏出劄子，令甫等供職如舊，衍及（章）得象既署，吏執劄子詣（陳）執中。執中不肯署曰：『向者上無明旨，當復奏，何得遽爾？』吏還白衍，衍取劄子壞焚之。執中因譖衍曰：『衍黨顧二人，苟欲其在諫院，欺罔擅權，及臣覺其情，遂壞焚劄子以滅迹，懷姦不忠。』上入其言。」

薛八殿丞有遺

未嘗營貨貝，貨貝寧爲來，俸苦月不足，貧死口肯開。好事忽我恤，十千助晨杯，薪水已過豐，不得如顏回。

師厚與胥氏婦來奠其姑

雙裾來此室，慟哭拜靈牀，魂衣想髣髴，薄酒湛其觴。含悽撫孤稚，拭淚問平常，我生都無如，仰看燕在梁。

諭鳥

百鳥共戴鳳，惟欲鳳德昌，願鳳得其輔，咨爾孰可當。百鳥告爾間，惟鳥最靈長，乃呼鳥與鵲，將政庶鳥康。鳥時來佐鳳，署置且非良，咸用所附己，欲同助翱翔。以燕代鴻鴈，傳書識暄涼；鸚鵡代鸚鵡，剝舌說語詳；秃鶻代老鶴，乘軒事昂藏；野鶻代雄雞，爪觜稱擅場；雀豹代雕鶚，搏擊肅秋霜；蝙蝠嘗入幙，捕蚊夜何忙；老鴟啄臭腐，盤飛使游揚；鶴鷓與梟鵬，待以爲非常。一朝百鳥厭，讒鳥出遠方，鳥伎亦止此，不敢戀鳳傍。養子頗似父，又貪噪豺狼，爲鳥鳥不伏，獸肯爲爾戕。莫如且斂翮，休用苦不量，吉凶豈自了，人事亦交相。

【校】〔告爾間〕諸本皆作「間」。〔冒廣生校作「聞」。○〔鸚鵡〕諸本皆作「鵡」。夏敬觀云：「鵡當爲鵡誤。」

【注】此詩當爲呂夷簡與范仲淹黨攻所作。聖俞叔詢爲夷簡所進用，其爲親故而不與仲淹相附，亦其宜也。作靈鳥賦時，已有諷諫之意，至作靈鳥後賦，則必仲淹已見疏遠，故有「憎鴻鵠之不親」之語。

【補注】景祐三年（一〇三六），呂夷簡、范仲淹二人政爭中，堯臣的立場站在仲淹一面，愛憎分明，集中諸詩歷歷可指，仲淹謫饒州，堯臣且遠至饒州奉訪，夏注謂不與范相附，未詳。及仲淹在陝西與西夏作戰，堯臣不見用，二人始交疏，以歐陽修辭范龍圖辟命書考之，歐陽修與仲淹，亦不免芥蒂，不獨堯臣有所不滿也。從大局論，堯臣始終站在要求革新的一面，集中有關杜衍、蘇舜欽、蔡襄、王益柔、周延雋諸人之詩可證。從私人關係論，堯臣、仲淹

之間，始終不能復合。但是堯臣對於仲淹之指責，仍從大局立論。宋史范仲淹傳言：「初，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，士大夫持二人曲直，交指爲朋黨。及陝西用兵，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，拔用之。及夷簡罷召還，倚以爲治，中外想望其功業，而仲淹以天下爲己任，裁削倖濫，考覈官吏，日夜謀慮興致太平，然更張無漸，規摹闊大，論者以爲不可行。及按察使出，多所舉劾，人心不悅。」長編卷一六〇記慶曆七年（一〇四七）四月詔書：「前京東轉運使薛紳任部吏孔宗旦、尙同、徐程、李思道等爲耳目，偵取州縣細過以滋刑獄，陷害人命，時號四瞪。前江東轉運使楊紘、判官王綽、提點刑獄王鼎，皆亟疾苛察相尙，時號三虎，是豈稱朕忠厚愛人之意歟。」長編的作者李燾又指出楊紘、王綽、王鼎三人者，皆范仲淹等所選用也。四瞪三虎，正是由於仲淹等的選用。大理寺丞朱處仁上疏至言：「爲天下之害，莫大乎三虎四瞪，亢旱之來，未必不由此。」堯臣所言野鴉、雀豹、鵠鷓、梟鷂，皆不爲妄發。宋史范仲淹傳又言：「仲淹連官關、陝，皆將兵，（子）純祐與將卒錯處，鈎深擿隱，得其才否。」堯臣言仲淹「養子頗似父」，不爲無因。司馬光涑水記聞記歐陽修作范仲淹神道碑銘，爲仲淹子純仁擅改，歐陽修不樂，謂蘇洵曰：「范公碑，爲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，令人恨。」范氏諸子，雖史傳多言其賢，儘有不滿人意處。

弔裴易進士

力學未及仕，口中已含珠，賦命固所負，讀書非所辜。斂送有兄弟，哭泣無妻孥，惟此靡薄厚，必竟同一途。

【注】裴煜之兄，本卷有和裴如晦雨中過其亡兄易居詩。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閒詠寄呈次道

我閒日貧縛，子閒數疾纏，閒固不可常，吾觀與子然。吾與子嗜學，豈獨閒窮年，安安者誰歟，分亦似所偏。

寄楚州呂濟叔

亭午鳥不下，誰復過我廬，忽聞扣門者，偶出問何如。云是山陽吏，太守遣置書。自惟久窮困，游子安念予，淮陰況要津，賓館無暫虛。豈意有所逮，委曲情未疎，報言愧不覲，聊以謝興居。

【注】

呂溱字濟叔，揚州人，宋史有傳。

答中道小疾見寄

嵇康性彌嬾，曾不廢養生，子姑當妙年，何乃勞其精？老聃有至論，身孰親於名，詩本道情性，不須大厥聲。方聞理平淡，昏曉在淵明，寢欲來於夢，食欲來於羹。淵明儻有靈，爲子氣不平，其人實傲佚，不喜子纏縈。吾今敢告子，幸願少適情，時能與子飲，莫惜倒餅罌。

【校】〔子姑〕諸本皆作「姑」。疑當作「始」。

五月五日

屈氏已沉死，楚人哀不容，何嘗奈讒謗，徒欲却蛟龍。未泯生前恨，而追沒後蹤，沅湘碧潭水，應自照千峰。

送可教僧歸越

萬事厭尋常，羨慕每不足，居南多北思，在遠慙近俗。既來橘變枳，但見空條綠，氣味誰復論，孤根逗巖曲。

和裴如晦雨中過其亡兄易居

人亡雨館寂，車馬偶來臨，濕衣添新淚，故物傷夙心。淒淒庭下樹，萬葉起哀音，此地嘗對語，在昔豈知今。

【校】〔庭下樹〕萬曆本作「庭」，宋肇本作「亭」。